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九節

不表蕭銀龍心中思想的事，再表二位少寨主在旁觀看，蕭銀龍從刀下鑽過，猶如無事人兒一般，小英雄真可比三國時的常山趙子龍，混身都是膽。少寨主看罷，一聲令下：「削刀手撤隊！」這一聲令下，削刀手俱都轉身形，背向而立，兩排人各向上走一步，當中讓出一丈來寬的檔子。過了頭道山口，來到二道山口外，蕭銀龍舉目觀看，二百名長箭手，每人都張弓執矢，紉扣搭弦，身穿虎皮色的衣服，一個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。小俠客心中明白：「這是賣弄威風，決不能亂箭攢人。何況還有二位少寨主陪著我呢。」銀龍是視有如無，向前大搖大擺而行，二位少寨主暗中佩服銀龍，不愧是俠客的後人。走到相隔長箭手兩三丈遠，二少寨主一聲令下：「長箭手撤隊！」

長箭手撤下箭去，將弓向背後一背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垂手而立。過了二道山口，來到三道山口，柵欄門兒之外，二百名撓勾手，所使的傢伙以本山出產的藤子作桿，有六尺來長，安著六寸長鋼尖子帶倒須勾，一百名在東面，一百名在西面，具都伸著槍桿子，相隔一尺來寬的檔子，尖兒對著尖兒。人要是打當中走，必被槍尖紮上，倒須勾掛著。蕭銀龍走到距撓勾三二尺遠，仍然是徐步而前，自在在在，獨如無物一般。二少寨主令旗一展，撓勾手將撓勾抱在懷內，向兩旁站立，大氣兒不聞。

蕭銀龍進了紅油漆柵欄門，有兩個大漢，身體魁梧，一個面似熟蟹蓋，疙哩疙疸；一個面似藍靛，凶若瘟神，俱各懷抱撲刀。

見了銀龍，一聲喊嚷：「什麼人敢進寨門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這是下帖人，少俠客蕭銀龍。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前去迎請。」這兩名大漢微聲說道：「少俠客，見了我家老寨主，你要小心哪。」銀龍帶笑答道：「多承指教。」走了不遠，又見兩個大漢，也是如此。一連走過了三對大漢，迎面有一座高台，三丈餘高，四角見方，南北長百餘丈，東西寬百餘丈。白玉祥佔山四十餘年，煞費苦心，工程浩大，建設非只一日，九龍山內有七座磚瓦窯，九座石灰場窯，石匠工人三千餘名，九龍山的寨子牆，大半是石頭所作，又有稻田，竹葦藤等出產，山坡良田共有千頃，嘍卒都以耕耘為業，大麥二秋之後，捕魚獲利，嘍卒寨主都有家眷，女子學養蠶織布，俱都是按治理國家之法。

二位少寨主陪著銀龍奔西面漢白玉台階，蕭銀龍一上台階，就見有兩個挎綠鯊魚皮鞘腰刀的攔阻，二少寨主說明情由，這才放過去，如此經過三撥盤詰，這才到了台上。銀龍心中思想：「不是二位少寨主迎接於我，插翅難進九龍山。」到了台上向南走，見有四扇灑金花綠垂花門，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蕭少俠客，且停貴步，容在下與少俠客通稟。」大少寨主陪著銀龍，二少寨主進垂花門，到了大廳之內，向正座上躬身，口中說道：「天倫老寨主，曹二叔，我弟兄已將下書人請到，現在垂花門外。」銀龍在外面，就聽裡面一聲大笑說道：「這必是效蘇秦、張儀故智，前來下說辭來了。你就將下帖之人請進。」二少寨主白俊出了垂花門，叫道：「蕭鏢頭，我家老寨主有請。」蕭銀龍正一正壯帽，揮一揮身上的塵土，大搖大擺進了中平大寨聚義廳。銀龍留神一看，但見正當中面南背北，兩張金交椅上並肩端坐二人，東邊這位，頭上帶銀灰色虎殼腦的老虎帽，頂門顛巍巍的素芙蓉花，面皮皺紋堆累，白雲緞的大氅，銀灰色短靠，腰繫十字絆，一巴掌寬的英雄帶，領下銀鬚飄灑胸前，精神百倍，七十餘歲的年紀腰板不塌。銀龍看罷，便知上座必是大明朝末科的武狀元。西面坐著的這位老者黑臉鋼鬚，銀龍認識，這位正是台灣省的三千歲曹士彪，此人在台灣，除去張奇善、石朗，就屬著他了。他為何落在此處呢？皆因他不遵台灣的法律，不論何人，他要一不順氣，就用擂鼓點金錘碰死，石朗出主意，叫張奇善多給他金銀，叫他離開台灣。張奇善說道：「有何法可使他離開此地呢？」石朗說道：「我自有良謀。」

這一日曹士彪與石朗閒談，談到凡人莫不思想故土，曹士彪遂亦露出思回祖國之意。石朗說道：「賢弟如有歸意，我與王駕千歲商議，多與三千歲金銀珠寶，三千歲可以回歸祖國，骨肉團圓。」曹士彪有三個姪子，俱都在九龍山，曹寶江、曹寶海、曹寶河。石朗這樣一說，將曹士彪心說活了，遂稟明千歲，他願回祖國與姪子相聚，於是張奇善贈了他幾只船，船上滿載金銀細軟之物，另外是一船風磨銅，贈送白玉祥的。曹士彪來到九龍山，見了白玉祥，遂將離開台灣之意，告訴了白玉祥，交了風磨銅。白玉祥心中明白，人家這是暗著取消他的三千歲了，白玉祥遂說道：「賢弟既願與愚兄相聚，你就為九龍山的二老寨主。」因此曹士彪落於此處。閒言敘過，書歸正傳。蕭銀龍扭頭回頭向東一看，東敞廳下有八個大紅油漆柵欄，上面有黑地金字匾，每柵欄上的鏢上有三個小字，上書前八寨第一寨，向下看第二塊匾，上書前八寨第二寨，直至第八寨；西面八個紅字油漆柵欄，匾上三個小字，後八寨第一寨，直至第八寨。

兩面共合十六塊匾。北面的東邊有三小寨，就是曹家哥兒三個；北面的西邊也有三小寨，就是白家哥兒三個的小寨。前八寨南邊有四個紅油漆柵欄，上頭掛著黑面金字匾，中平第一寨，中平第二寨，中平第三寨，中平第四寨；後八寨南邊有四個紅油漆柵欄，也掛著中平第一寨，第二寨，第三寨，第四寨。每寨之中都端坐一位正寨主，寨主後面站立十餘家寨主的，有站立二十來家寨主的，真是穿紅的紅似血，穿白的白似雪，一個個精神百倍，器宇軒昂，胖胖，瘦瘦，高高，矮矮，丑丑，俊俊，等等不一。

蕭銀龍看罷，向北面抱拳說道：「老寨主，下帖人拜見。」

聚義廳兩旁站百餘名削刀手，俱都手擎撲刀，叫道：「下書人跪下！這是老寨主。」銀龍佯作未聞。削刀手說道：「你怎麼不言語？嚇傻啦？快跪下呀，一句話將汝剝成肉泥。」老寨主文韜武略之士，心中明白，站起身軀，手捻銀鬚說道：「你們不要一齊喊叫，俱都壓言。」又對銀龍說道：「少鏢頭來到敝山十海島，有何言下教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十三省總鏢頭我勝伯父遣我前來，在下不避刀斧，拜見高明，怕誤了老寨主的呼喚，斗膽進了大廳。現因綠林道有不法之人，目無國法，在江蘇省院衙門盜去欽差大人的寶印，刀殺二命。老寨主請想，我們是保鏢的，以作生意為本，不能管這些閒事。皆因盜印之後在牆上留下詩句，寫的是：民子斗膽拜天顏，叩稟大人虎駕前。皆因勝英實萬惡，苦害黎民真可憐。憤氣來到院署內，攜印暫歸九龍山。三俠若到十海島，大半年子川不歸還。皆因為王大人是一國的忠良，恐怕屈枉了民人，未便鎖拿我勝三大爺，這才委派我勝三大爺為原辦，追拿盜印之人。我勝三伯父，久聞老寨主佔據九龍山，開墾為業，並不作非禮之事，命我前來，請問老寨主一言，黃金印若落在九龍山，我回鏢局子回復我勝三伯父；如其未落在貴山，我勝三伯父好到別處找盜印之人。如果官兵一到，老寨主縱有驚天動地之能，老寨主也不能與官兵抗衡，作違背國法之事。老寨主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情不立，想老寨主決不能妄言，有則言有，無則言無。並且欽差大人他又是一個一國的忠良，清如水明如鏡，老寨主必不致暗害忠良，恐怕老寨主被他人朦朧，故此我勝三伯父才命我前來下帖，請示一切。」老寨主聞聽蕭銀龍所說之話，聲音洪亮，字句清楚，談笑自若，老寨主手捻銀鬚微笑無言。二寨主曹士彪站起身軀說道：「蕭銀龍，前三年你在蕭金台說服天下的英雄，如今你又來到九龍山動說詞，你膽量真不小。」遂站起身形，趕奔進前，劈胸一掌，抓住蕭銀龍的英雄帶，一仰手蕭銀龍離地三四尺。蕭銀龍在山口鑽刀時面無懼色，此時銀龍桃花臉兒一紅，沈了沉氣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吾以情理而來，請問老寨主這是怎的？」曹士彪哈哈一笑說道：「我是愛你英雄蓋世，你敢進九龍山，我敬你三杯美酒。」語畢，遂將銀龍放下，叫道：「左右，酒上來呀！」敞廳的西暗間有盛酒的器具，預備山外來人使用，兵卒答應，急忙將酒送到，曹士彪接過酒來說道：「我敬你三斗。」您道這杯是錫的，約有小茶杯大小，這一斗沒有十二兩也有半斤。滿斟一杯遞與銀龍，銀龍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的美意。」雙手捧酒門叫道：「老寨主！厚承錯愛，我蕭銀龍量淺，請老寨主恕過。」白老寨主在座上說道：「二寨主，且敬一杯吧，銀龍年幼。」曹士彪說：「一杯吧。」銀龍看此酒杯外面是錫的，比銀子還白，裡面可是景泰藍的，此物乃北京所造，但是酒在裡面看不出清濁。銀龍心中暗想：「景泰藍的酒杯裡，倘酒內若有毒物，殺人不用刀。」銀龍又看白、曹二公不像閻味之人，自己一咬銀牙，心中暗想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一仰脖，一杯酒入腹，叫道：「二位老寨主！酒杯乾了。」曹士彪在座上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，老子英雄兒好漢。看菜來！」左右端過來一盤，大塊豆腐一般的一塊燒羊肉，這是曹

士彪打台灣省帶來的廚子做的，他專好吃此物，伺候他的人，將此物端在曹士彪面前，盤中放著明亮亮的刀子。曹士彪拿起刀子，切了一塊四方塊兒，用刀子挑起，對銀龍說道：「你來這塊。」銀龍心中暗想：「我從來不愛吃醬羊肉，要是在盤裡，叫我自己吃，我可就不吃啦，如今他用刀子紮著，我可不能不吃。」思想至此，趕着進前來說：「謝過二老寨主。」

然後一張口，接過羊肉，整塊的就咽將下去了。曹士彪一看，雖然長得像女子，吃東西猶如虎狼一般，遂說道：「好小子！好小子！」此時白老寨主已然想起答覆之語來了，遂對銀龍說道：「少壯士，黃金印倒是落在我的九龍山了。因何落在我這裡呢？皆因為他們在我這裡住著，常常言說勝老者害的他們家敗人亡，他們要到院衙內遞狀子告勝老者，我以為告狀焉有不可，哪知他們是這麼告法，將黃金寶印盜來，帶在九龍山。黃金寶印，是國家的制度，雖然在我這裡，我決不能損壞，容某與大家相商，必叫少義士好回復勝老者。少義士你看，現在天已平西，水路出山，有三十餘里，天色已晚，少義士在九龍山下榻一夜，明日再送少義士出山如何？」老寨主語至此，遂叫道：「白義、白俊！將少義士陪到光輝寨上賓館安歇。」

過來兩個童子年皆十四五歲，在頭前帶路，白義、白俊奉陪銀龍，出西垂花門，向西北而去，有三丈餘高，漢白玉石頭台階，左右有漢白玉的欄杆，向西北去有一所大寨，進寨子猶如樓台一般，北面是明五暗七的上賓館。非老寨主至親至友，不能向這裡陪。銀龍一進上賓館，清香撲鼻，紅油漆架子的花盆，擺定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當中養魚缸，四犄角設有如同大水缸似的大瓷盆，裡面有醉仙桃，醉仙桃有一圍粗。

此時兩個童子掀軟簾，裡邊秉燈燭，蕭銀龍一看，後簷牆花梨紫檀的條案，條案上古瓷盤中擺設著各樣翠玉的玩物，有翡翠盤中擺著雕成的桃梨等果品、翡翠的白菜、翡翠的西瓜，真是希世之寶。西暗間掛著茶青綢子簾，上面懸掛一塊橫匾，黑地金字是「光輝寨」。東暗間也有一塊黑子金字匾，上書「上賓館」。三位英雄相讓，遂分賓主落座，有從人獻過香茶，茶罷擺盞，廚役擦抹桌案，從新又擺上等酒席，三位喝酒，談古論今。大寨主白義忠厚樸誠，是位志誠的君子，二少寨主白俊，通今博古，與蕭銀龍談話，一問一答，倒很投機，真稱起交友投分。二少寨主問廚役：「酒菜預備齊了嗎？」廚役答道：「酒菜均已備齊。」二少寨主屏退左右，如有呼喚再進來伺候。

廚役等退出去，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蕭義士，我兄弟有不好啟齒的兩句話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少寨主有話，只管賜教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我兄弟要高攀，與少俠客結義為友。」蕭銀龍站起身軀，控背躬身，遂說道：「多承二位兄長的美意。但公事尚未蒙老寨主吩咐，今若與二位兄長結為金蘭之好，恐老寨主嗔怪。一俟公事完畢後，我蕭銀龍與二位兄長結盟，是求之不得了。」二位少寨主又道：「我們暫先為兄弟，以後再為磕頭如何？」銀龍當即應允。雖結為口盟兄弟，銀龍可不問印的事，從此再說話，可呼兄喚弟了，不以義士、寨主呼之了。您道這也是天命，勝三爺不該遭難，欽差大人的洪福，要不然，焉能打得了九龍山呢？偏偏銀龍來下書，結拜了盟兄弟，先占了人和。閒言不表，話說白俊叫道：「賢弟！你的酒少喝吧，你進寨的時候，我有對你不悅之人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知道。我一進大寨聚義廳的時候，有林士佩抱著狼牙鑽，程士俊抱著方天畫桿戟，他們二人在第一排。第二排，白蓮寺的長院僧法藍在左，右面上有二位道人，背後背著八口寶劍，年有六七十歲，此道乃是七星真人的師兄、八寶真人李士寬。三排有一老一少，老者是寶刀將韓殿奎，少者是黑臉面，正是鐵戟將方成。他們六個人，俱都怒容滿面，對也不對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但是我家老寨主說明天送你出山，那是言而有信。然而大伙公議之事，無論怎麼辦，你不要駁回，駁也是白費事。」

白義又說道：「子不言父過，我天倫向來未作過錯事，如今招了這乾人，竟鬧的我們家務不和。」蕭銀龍回答道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這條小命，在二位兄長掌握之中，二位兄長也不要多喝了，就此安歇吧。」白家弟兄放下酒杯說道：「我弟兄尚有公事，賢弟你就自己受點寂寞吧。」於是走出了上賓館。蕭銀龍送白氏兄弟走後，下役將殘席撤去，兩個童子伺候蕭銀龍喝茶，蕭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小童，你們也去吃飯去吧。」兩個童子掀起東暗間的軟簾說道：「少爺您要夜間餓了，裡面有食盒，內有各種食物，您渴了暖壺中有茶。」然後又將西暗間牀帳與銀龍收拾齊整，兩個童子這才走出了上賓館。蕭銀龍進西暗間一看，屋中的陳設完全不是山大王的氣派，猶如官宦人家的勢派一般。銀龍看明，將隔扇對好，將燈熄滅，自己安歇，小俠客雪亮眼，透明心，自有准主意。一進東垂花門的時候，看見三四個人打西垂花門出去，就看見一個後影，可沒看真切。

這四個人正是太倉三鼠與張德壽，當時聞聽老寨主要接蕭銀龍，這四人賭氣而走。他們為何來到這裡呢？皆因崔通的父親與白玉祥是聯盟，由崔通的引線，老寨主白玉祥才收留他們，既將他們收留之後，見他們品行不端，遂將他們安置在下客所。

這九龍山內有上賓館、中賓館、下客所，上賓館是老寨主的高朋貴友，中賓館是各位寨主的賓朋居住的所在，下客所是嘍卒們招待朋友的所在。因四個人品行不好，故此安置在下客所，如今張德壽見蕭銀龍來到，老寨主排隊迎請，遂對崔通說道：「咱們來的時候，不恭敬咱們。」崔通說道：「你別這麼挑眼啦，要不是老寨主與我父有聯盟之誼，還不收留咱們呢。」四個人又聽將蕭銀龍安置在上賓館，氣更大啦。因何九龍山這麼待賓朋呢？皆因為白老寨主最敬慕戰國時孟嘗君之為人，每看史記，看到孟嘗君有三千食客，待賓朋按上中下三等，上賓上席，出入車馬；中賓中席，出入無車馬；凡下賓亦不卻之，只有粗茶淡飯，並無酒席車馬等事。白老寨主因羨孟嘗君之為人，故此修造了上賓館、中賓館、下客所，凡有朋友往來，按其資格人品而安置之，所以待遇不同。如今老寨主擺隊接蕭銀龍，又安置在上賓館下榻，張德壽心中不平，與崔通發牢騷。崔通本是好人，復又說道：「若不是看我天倫的面子，還不收留咱們呢。要想叫人家收留在上賓館，多學些好就行啦。」張德壽說：「我不過發牢騷而已，如今蕭小短命鬼來到，我有一計害三賢之法。」三鼠問張德壽道：「你有什麼法子？怎麼能夠一計害三賢呢？」張德壽說道：「這小子今天得了臉啦，必然吃飽了喝足了，安歇睡覺。單等三更時分，咱們四個人躡足潛蹤，奔上賓館，那上賓館又沒有什麼消息埋伏，最好撥門不過，將門撥開了，將小冤家一刀結果了性命，將事辦完，換好衣服，擦臉洗手，回到下客所，咱們安歇睡覺，假作不知。老勝英打發小冤家蕭銀龍來的，蕭銀龍死在九龍山內，必然疑老寨主所害，決不能說是別人刺殺的。老寨主到了那個時候，也不能說不算的話，他還能說是別人刺殺的嗎？就是老寨主說栽筋斗的話，勝英也不能聽那一套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就是老寨主交出黃金印去，勝英也不能善罷甘休，必然帶領鏢行群眾來到九龍山，給蕭銀龍報雪恨。九龍山可不比蓮花湖、蕭金台、碧霞山、雙龍山，那樣容易打，鏢行的人想要進山都難。臨到那時，九龍山與鏢行的人打上啦，鏢行打死九龍山的人，九龍山也得打死鏢行的人，兩邊都傷人。白老寨主看不起咱們，到那時兩邊殺得天昏地暗，人死無數，這就叫一計害三賢。」崔通聞聽說道：「你這宗計策真叫又毒又狠。咱們三個人誰是蕭銀龍的敵手？那蕭銀龍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，可與別人不同，善於揣度防範。你說他吃飽了喝足了，必然安歇睡覺，若依我說蕭銀龍未必吃飽了就睡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崔賢弟你也太過慮了，愚兄此計萬無一失。此時天氣已經二更多天，咱們就此奔光輝寨上賓館，刺殺小冤家，萬無一失。」崔通說道：「此計可不算正大光明。咱們在人家這裡住著，雖然將咱們安置在下客所，總算是招待咱們啦，人家招待咱們，咱們反設法害人家，這宗事我決不能辦。前者我由雙龍山與你們分手，打算誰也別見誰啦，你們三個人，這回又約我投奔九龍山，九龍山白老寨主，因我的面子，才收留下咱們。要去你們三個人去，我不能去辦這宗閻味之事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崔賢弟，你總是婦人之仁，不曉得利害關係，咱們不這麼辦，九龍山也不能平安無事。現在黃金印暗藏在九龍山，勝英乃是原辦，白老寨主能否人賊俱獻與勝英？將來難免一場血戰。先殺了小冤家，去了綠林道中的一個禍害。」崔通先前不去，後來被張德壽與柳玉春、秦尤說活了心啦，這才跟隨他們三個人前去。

上賓館是他們的熟路，四個人來到光輝寨上賓館，秦尤問道：「誰去動手？」張德壽說道：「與姓勝的仇深似海者，乃是秦大哥，還是秦大哥動手。我這裡有熏香盒子，又有解藥，完全借與秦大哥你，將小冤家蕭銀龍熏將過去，然後進屋殺他，是非常的容易。」秦尤聞聽，點頭稱是，接過了熏香盒子與解藥。秦尤說道：「你們三位與我望風，我好進去動手。」

張德壽說道：「不用囑咐，那是自然。」秦尤接過熏香盒，來到上賓館門前，張德壽、崔通、柳玉春三人，俱都縱上房去給秦尤尋風。秦尤用刀將上賓館外間的門撥開。秦尤先撥的上門門，然後又撥下門門，撥完之後，用手一推，仍然不開。秦尤心中暗

想：「我太慌疏啦，沒將上門門撥開。」這才又從新用匕首刀撥開，將上門撥開，這才將外間屋門推開。躡足潛蹤進去一看，裡間屋門簾放著，關著屋門。秦尤這才拉仙鶴尾巴，順門縫向屋中打熏香，方一拉仙鶴尾巴，自己大吃一驚，幾乎將自己熏倒，原來未聞解藥。秦尤這才聞解藥，向屋中打熏香，工夫甚大，不見屋中有動靜，哪知銀龍早把鼻孔塞上。秦尤正在納悶，忽聽屋中有噠噠聲音。秦尤這才收起熏香盒子，由背後拔出匕首刀，撩起茶青綢子軟簾，用匕首刀撥門。秦尤仍然撥了三次，將門推開，向屋中探頭窺看，一看屋中帳子放著，秦尤心中暗想：「小冤家這回可該死啦。」秦尤思想著，用手一掀簾子，伸腿往屋中便走，背後的匕首刀被綢子門簾捲了一下子，秦尤也未解其意，並不疑惑，走向帳子前，伸手由背後抽刀，剛一抽刀，嚇了一跳，背後的匕首刀，已經沒有啦。

您道秦尤的刀哪去啦？蕭銀龍在暗間屋中，早將窗戶打了梅花孔，向外觀看，四個賊人來的時候，小英雄早就看見啦。比及秦尤撥門的時候，小英雄暗將上道門又給插上了，秦尤是不省其事，以為未將門的上門撥開呢。撥完了外間屋門，再撥裡間的門，秦尤撥完了上門，再撥下門，小英雄仍將上門關好，遂由上風口縱上迎門的匾上，頭朝南腳朝北，容秦尤一掀簾向屋中走時，銀龍趁著簾子卷刀柄時，便將秦尤的匕首刀拔去。秦尤走到西暗間裡邊，伸手一掀帳子簾兒，一看裡面躺著一個人，這才伸手由背後抽刀。秦尤正在摸不著刀時，蕭銀龍已由匾上跳下，晃著火折子一照，哈哈一笑說道：「我當是何人？原來是秦尤。屋中是你，外面必然是張德壽、崔通、柳玉春了。你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我是蕭三俠的後人，姓蕭的不能暗算人，這是你的匕首刀，仍然還你，願意單打獨鬥，便單打獨鬥；願意群毆，你便將那三個人也叫下來。」語畢，小英雄將刀擲到秦尤的跟前。蕭銀龍為什麼不暗算秦尤呢？秦尤背朝外臉朝裡之時，小英雄若在秦尤背後，用匕首刀刺他，不費吹灰之力，便可結果了秦尤的性命。皆因為蕭銀龍乃是精明之人，明白大體。第一件，秦尤是盜燈的正犯；第二件，此處乃是九龍山，倘若將秦尤刺死，第二日白老寨主若是一怒，必然責備自己為何在九龍山殺人？到了那時，有理倒變成無理啦。小英雄思想到這個地方，故此才將匕首刀擲給秦尤。秦尤拾起匕首刀，蕭銀龍已退到東暗間門口，秦尤出了上賓館，叫道：「蕭銀龍！你出來吧！」蕭銀龍向外一縱，秦尤劈頭就是一刀，蕭銀龍用雙筆一捋秦尤的刀，秦尤急忙抽刀換招，判官雙筆神出鬼沒，匕首刀不能破判官雙筆。房上的張德壽低聲說道：「秦大哥不能取勝，哪位下去幫助動手？」柳玉春看著有點便宜，遂說道：「我下去。」單等銀龍轉到西面，臉朝東之時，柳玉春縱下來，在銀龍背後，用了個腦後摘巾，就是一刀。小俠客與秦尤動手之時，早就留神上賓館西面房上這三個小輩，柳玉春縱下來之時，銀龍右手筆向秦尤胸前猛然一點，秦尤見筆往後一退，小英雄一翻身，左手的筆就拿柳玉春的刀，右手的筆照定柳玉春的肩頭便滑。柳玉春由房上縱下來，一心的勝算，以為這一刀必將銀龍結果了性命，他焉知小英雄早就留了他們的神啦，未能暗算人家，自己的肩頭反被判官筆刮了一道血槽，只一個照面，柳玉春便受了傷。崔通此時見柳玉春受了傷，也縱將下來加入助戰，張德壽此時也由房上跳將下來會戰銀龍。蕭銀龍一雙筆前後左右上下，摘解撕掙，真假虛實，會鬥久經大敵殺人不眨眼的四寇。四個賊圍著小俠客在上賓館前鏖戰。張德壽叫道：「三位且慢動手！蕭銀龍小冤家，你將雙筆收了招，這兒不是戰場，有花草盆架礙事。咱們到寬闊之處，單打獨鬥，比賽輸贏，我要給我師傅七星真人趙道爺報仇，要倆打一個，我不姓張。你敢去不敢去？」小俠客是藝高人膽大，遂說道：「若論少爺本是為黃金印來的，不能與毛賊私打，你們四個毛賊草寇就是一齊動手，我也不懼怕你們。你們說上哪兒去？」

張德壽說道：「三位哥哥隨我來。」

張德壽等在前，小俠客在後面跟隨，躡房越脊，一直奔西南，由房上走出去有三道寨子，下了大牆，只見黑壓壓一片樹木，南面是桃樹，北面是杏樹，在當中是一片菜園子。現在是九月時間，畦中的菜都淨啦，這段菜畦東西約有六七尺寬，南北有一丈一二尺長，都是菜畦，異常的寬闊。張德壽說道：「姓蕭的，你看這兒好不好？」又叫道：「三位哥哥北面站立，我與他一人單打獨鬥，給我的老師報仇。」張德壽戡殺皮一晃，奔銀龍便砍，銀龍雙筆接架相還。戰了五七個回合，賊人的戡殺皮被銀龍左手的筆拿住，右手的筆奔賊肩頭便點，賊人閃躲不及，受了微傷，哎喲一聲，抹頭向西便跑。您道小俠客為何不向他的致命處紮呢？小俠客這是別有用意，為的是將他們紮的血淋淋的，明天老寨主必問，為何在九龍山傷人？小俠客好有答詞，就說他們夜間暗算我，錯非在九龍山動手，要是在別的地方，就將他們都結果了性命。這麼一來，這叫人情兩盡，還引不起大風波來。閒言少敘，張德壽向菜畦西面跑的時候，小英雄留神觀看菜畦中，有一寸多高的草兒，有人走的腳印，有馬踏的腳印兒，小英雄看明白了，隨後便追。張德壽由第一畦跑到第二畦上，被菜畦絆倒。銀龍心中暗想：「我照他肉厚之處，紮他兩筆。」心中思想著，向張德壽身前一縱，就覺著腳底下發軟，愈較勁愈向下沈，小英雄自知中計，恐怕雙筆紮了自己，將雙筆一擲，兩手一攏磕膝蓋。這二三百道菜畦內，原來裡面有三十六道陷坑，將小英雄打落在第一道陷坑之中。這二三百道菜畦，並不是都是陷坑，其中這三十六道陷坑，有三五相連的，有隔五七道菜畦是陷坑的，陷坑上面鋪的是竹蓆，席之四週用竹釘兒釘在就地，上面撒上二三寸浮土，然後撒上草籽兒，用九龍山上的山水澆了，三五日便長起青草。上面的人腳印兒，是用藤子條綁上破鞋，慢慢拍出來的腳印兒，如同人走的一般不二，馬的腳印兒也是這樣造做的，若不然銀龍還是真不能上這種當。坑底下鋪的是石灰面兒，有一丈六尺深陷坑，銀龍落在陷坑之中，上面的土向下落，底下的石灰向上起，銀龍再用手護眼時已來不及，將雙眼已經迷的不能視物了。張德壽見銀龍墜入陷坑，哈哈一笑，對秦尤等說道：「三位哥哥，你們看看如何？小短命鬼縱然有托天的本領，這回大概也難討公道。」語畢，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五鈎如意抓，走到坑邊，伸下抓去，將蕭銀龍抓將上來。柳玉春、秦尤二人也過來了，掏出飛爪將蕭銀龍四馬倒攆蹄捆上。秦尤說道：「將他宰了吧。」

張德壽說道：「秦大哥你說得真容易，將他宰了？沒有那麼便宜他的。綠林道的人死在他手裡的，不知道有多少啦，這小子就是老勝英的爪牙，他比老勝英厲害十分。今天我報老師之仇，你報殺叔之恨，將小冤家凌遲處死，一刀一刀的剮他，先割他的二目。秦大哥，你揪著他頭髮，將頭巾絹帕給他捋將下來，我用飛爪將他的雙筆先抓上來，剮完了他，用雙筆將他釘在就地。」張德壽將雙筆由陷坑中抓將上來，秦尤已然將銀龍的頭巾絹帕俱都捋將下去。張德壽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是蕭三俠的後人，誰人不知震三江蕭杰？父是英雄，兒是好漢，你也曾做過不少轟轟烈烈之事，歲數雖然不大，可稱得起鏢行的人物。今天我是一刀一刀的割你，你要哼哈你就不是蕭三俠的兒子。」

蕭銀龍自落在陷坑之中，心中那分難過就如同鋼刀刺心的一般，自己又是後悔，又是懊喪。悔的是自己奉勝三大爺之命，下書來的，誰叫自己與賊人較量，致落在陷坑之中？懊喪的是若為下書，死在有名人物的手中，名正言順，落個萬古不朽；自己平生心高志大，半途喪在萬惡淫賊之手，也太不值了，大江大浪俱都闖過，不想墜入四個小輩的圈套中。再說自己乃是千頃地一棵苗兒，從此香煙斷絕，不能在二老堂前盡孝。小英雄正在思想之際，忽聽張德壽說要將自己千刀萬剮，小英雄鋼牙一咬說道：「淫賊張德壽！不要臭美。蕭三俠的後人，乃是奇男子大丈夫，豈能哼咳？別說千刀萬剮，你說是刀山油鍋，少俠客我敢鑽也敢跳。少俠客被你一刀一刀的割了，將來你還不知落得怎麼樣死呢！少俠客在陰曹地府必然看得見你！」蕭銀龍雖然嘴裡這樣說，心中可不免顫跳。您道若是在別處遇難，還許有能人前來解救，鏢行的能人甚多，到處皆有；惟有在這座九龍山上，高山峻嶺猶如削壁一般，就是肋生雙翅，都不能飛到此處，這一回是准死無疑。張德壽叫道：「崔大哥！你過來幫個忙兒，他無論如何嘴強，我今天也要叫他哼咳。我先不割他的肉，這小子的壞，杏核眼一轉，就冒出壞來，眼是心中之苗，我先用刀剮他的二目，他無論怎樣剛強，一剮他的眼睛，他也得哎喲。秦大哥揪著他的發髻，崔大哥你過來，攏著他的左邊，柳大哥攏著他的右邊，好不叫他動彈。」崔通有不忍之心，遂說道：「張德壽，你既然要報仇，殺人不過要他一死而已，何必如此呢？」秦尤說道：「崔賢弟，咱們是聯盟的弟兄，蕭銀龍是勝英的心腹，勝英與秦家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殺了勝英一個心腹，也不枉使盡了心機，報仇雪恨。今天好不容易捉住了綠林道的對頭，又給我報仇，又給張賢弟報仇，又給綠林道大眾除了禍害，一舉三得。崔賢弟，你就不幫個忙兒嗎？」崔通被逼不過，這才過來攏住蕭銀龍的一隻胳膊，柳玉春也攏住一隻胳膊，秦尤揪著銀龍的頭髮，張德壽舉著刀就要剮銀龍的眼睛。銀龍說道：「姓張的，你要是大丈夫，你給姓蕭的一個痛快，咱倆結個冤緣。你要是剮姓蕭的眼睛，一見血我就罵你八輩，什麼不好聽，我罵你什

麼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姓蕭的，你只要不哼咳，你就是少俠客。姓張的怕挨罵，你的嘴，我的刀。」說著話就要向銀龍的眼中遞刀。張德壽哼了一聲說道：「我這口刀是圓頭的，沒有尖兒，如何能剗他的眼睛？秦大哥，你的匕首刀有尖兒，你借我一用吧。伸手由秦尤背後抽出匕首刀來，偏著刀尖兒向銀龍的眼中便遞。銀龍一閉眼，銀牙一咬，張德壽說道：「你就是閉眼也脫不過去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鋼刀看看到在銀龍的眼邊，就聽嗖的一聲，鮮血淋漓，幾乎栽倒塵埃，鋼刀撒手，張德壽口中直喊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立時一道白線由張德壽的背後而來，英雄咳嗽一聲：「什麼人大膽，敢在九龍山私自害人？豈不知九龍山的山規嗎？」張德壽甩手不敢答言，秦尤、柳玉春、崔通俱都撒手，猶如木雕泥塑，不作一語。就聽此人說道：「你們幾位要與他有仇，他有家鄉住處，又有十三省鏢局子，你們不會到他家中或鏢局子找他去嗎？九龍山的飯竟餵了些無知之人。我要不看在崔大哥的面上，我非說不好聽的不可。」崔通說道：「賢弟既看在劣兄的面上，就不便向下再說啦。」張德壽、秦尤、柳玉春一看，來者不是別位，正是本山的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。方才打的暗器，原來是白家的獨門絕藝，天下無雙，百發百中的月牙鏢，將張德壽的手背片下一薄片兒肉去。張德壽等情知理虧，借著崔通解勸之時，三個人遂暗暗溜了邊啦，逃之乎也。崔通見他們走了，又見白俊向銀龍道驚，遂也去了。

白俊走到銀龍面前，說道：「三弟，你真不愧俠客之後，果然沒有哼哈之字。在聚義廳上面不更色，在荒郊曠野，群賊加害，毫無畏懼，真不愧為白俊的盟弟。愚兄救護來遲，望賢弟恕過。」語畢，將銀龍綁繩解開。銀龍說道：「不是二哥來到，小弟已作泉下人了。」遂將發髻挽好，用絹帕包頭，戴上了壯帽，整理衣襟，然後與白俊行禮說道：「二哥救命之恩，小弟沒齒難忘。」白俊說道：「賢弟說哪裡話來？自己弟兄，何必如此？這都是愚兄之忽略，致使賢弟受此宵小之欺凌，明天愚兄必叫賢弟出此惡氣。咱們大哥向來是樸實忠厚，不說謊言，明天叫咱們大哥，在我家老寨主的面前，將他等刺殺賢弟之事，對老寨主說明，請老寨主發命令，叫他們與賢弟聚義廳前比武，賢弟的武學在他們之上，劣兄已經目睹。在聚義廳前比武之時，賢弟別照致命處紮他們，將他們紮個鮮血淋漓，叫他們滾一邊養傷去，也出了賢弟之氣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此事不必稟明老寨主，愚弟咎由自取，決不該與他們在此較量。我本是下書來的，誰叫我一時不忍，與他們較量？倘非仁兄救了小弟，小弟死在這裡，兩頭不知底細，我勝三大爺必疑九龍山所為，屈煞好人，暗中笑煞賊人。那時兩造殺得天昏地暗，豈不為小人所愚弄？此事不特使愚弟長一番見識，這也是教訓小弟的。小弟有幾句冷言冷語，二哥莫要怪罪小弟。張德壽乃是個採花的淫賊，小弟深知其所為，後山若有家眷，千萬留神。崔通雖然忠厚，但與此輩小人們常處，難免與之俱化。」白俊聞聽說道：「此山只有愚兄的家眷，後山內有家母與小妹，小妹名菊貞，武技不在你我之下，這群小子不去便罷，去了是准吃苦頭。婆子丫環也有會武的。其餘寨主嘍卒的家眷，俱都在山寨之南另有一寨，賢弟你不必過慮。這座山不比別的山，這四個小輩，不做無禮之事，是他們的幸福；倘做無禮之事，插翅也難逃。」

蕭銀龍又說道：「二哥，小弟尚有一事相求，這個張德壽是個萬惡淫賊，秦尤是盜萬壽燈與刺殺欽差大人的正凶，尚在通緝之中。千萬可別叫他們出山，以免良民塗炭。」白俊說道：「此事只在愚兄一句話耳。十二道關間有五百嘍卒把守，無山令決出不了十二道關，這四個賊子，決不能請下山來。明天我曉諭把守十二道關的頭目，不叫他們四人出山。」弟兄二人說著話，走到光輝寨，白二少寨主將童子喚醒，童子與銀龍打了淨面水，洗滌面上的塵垢，揮去身上的灰土，沏來香茶，弟兄二人談話。銀龍問道：「二哥何以知我被害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賢弟進山之時，吾見他們四人面帶不悅之容，吾恐怕他們有鬧味之事發生；三更來天，我遂來在光輝寨上賓館，察看賢弟的動靜。吾進屋一看，不見了賢弟，我遂往四外探視，忽聞桃杏林中間有人說話的聲音，我聞聲追至，正趕上賢弟與張德壽動手。比及張德壽受傷逃走，往陷坑引領賢弟，我欲發言已來不及了。」蕭銀龍聞聽，這才明白二少寨主救自己的情由。二人坐在上賓館中說話之時，蕭銀龍並不提黃金印三個字，還是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明天吾家老寨主對黃金印之事，必實行公議辦法，無論怎樣發落，賢弟千萬不要駁回，由公議而行，賢弟縱然駁回，也是無效，徒取無趣。」銀龍唯唯稱是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明天賢弟走後，見了三俠，多替愚兄致意，以後鏢行老少，凡在本山遇難者，愚兄若知之，必然竭力相救。並望賢弟多加良言，致意三位老俠客，此事最好和平解決，倘若以武力解決，彼此兩方皆有不便，恐都無好結局。總而言之，總是不發生戰事為妙。再者，九龍山的勢情賢弟已親眼得見了，知子者莫如父，知父亦莫如子，我父平生好奇好勝，順者無論怎麼辦都行，逆者無論如何也不能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仁兄之言，小弟敢不如命？現時小弟之命，在兄掌握之中，弟出山之事，全仗仁兄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不必客氣，愚兄尚有公事在身，不能久陪，賢弟多要小心。還有一事，明日吾父若款弟飲酒，弟千萬勿擾，山中有許多的不滿意賢弟之人，總以早出山為妙，多在九龍山一時，賢弟多一時危險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多承二哥指教，小弟謹當遵命。」語畢，二少寨主出離光輝寨上賓館，銀龍向外相送。

二少寨主走後，銀龍轉身回來，童子不離左右伺候銀龍，銀龍喝了會子茶，天已大亮。就見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從外面進來。銀龍站起身軀，向裡相讓，並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昨晚若不是二哥救護，小弟早死多時了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叫賢弟受驚，實乃餘兄弟之罪。」彼此謙恭數語，二少寨主叫道：「賢弟！吾父特派我兄弟前來請賢弟。」蕭銀龍聞聽，整理衣襟，遂同白氏昆仲，來至中平大寨，進西垂花門，到了聚義廳。

蕭銀龍一看，仍是三十餘寨的寨主齊集於中平寨上。蕭銀龍這次見了老寨主，大異於昨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老寨主款待。」

語畢，提大擎請安，白老寨主一看銀龍這般的光景，更加喜悅。

座上仍是曹士彪與白老寨主並肩而坐，就聽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我們大眾公議已決，這有三封名帖，是我們回拜三位老俠客的。」

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你回去報告勝老達官，九頭獅子烈日印現在老夫之手，此物乃是國家的制度，白某天膽也不敢損壞。少義士再轉達三位俠客，此印在東北寨隱逸樓天花板下懸掛，十日之內，聘請三位俠客進山盜印。三位老俠客十天之內，若能將印盜去，我將盜印殺人的兇手，雙手奉獻與三位俠客，我父子也自綁投案，打盜印窩主的官司。三位老俠客十天不能將印盜去，另外再讓一天，十一天倘若仍不能盜去，將印仍由本犯送歸院衙，作為罷論。但是盜印的官司，可得三位俠客自己去打了，與白某無乾。」說著話，將三封名帖，由上面遞與二少寨主，轉遞與銀龍。銀龍雙手恭恭敬敬接過了名帖，一看上面寫的是「白玉祥」三字，三封名帖俱都是一樣。銀龍將名帖放在靴掖之內，遂對老寨主白玉樞鞠躬說道：「蕭銀龍蒙老寨主款待，感激不盡，願將鈞諭回復三俠。」老寨主遂吩咐：「調擺桌案，用過酒飯，再走不遲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「在下在光輝寨上賓館中，蒙二位少寨主招待，已經用過了點心。公事在身不敢久留，在下告辭了。」老寨主白玉祥說道：「少鏢頭空腹而走，白某心有不安，還是用過早飯為是。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在下歸心似箭，食亦不能甘味。」白老寨主哈哈大笑道：「白俊，將大廳中古玩取過幾件，奉送少鏢頭，以作紀念。」白俊答應一聲，到大廳中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蕭三弟人緣兒真好，我父與他初次見面，就這樣喜愛與他，要送給他古玩。我何不借水行舟，取幾件值錢之物，暗中表示我弟兄的感情？」白俊在大廳中看罷多時，見有一金茶盤兒，價值甚昂，遂將茶盤兒拿在手中。又見有一套漢白玉的茶壺，四個茶杯，放在茶盤上，雙手一托，來在中平大寨。白老寨主在座上一看，黃澄澄的赤金茶盤上，放著漢白玉的茶壺，四個茶杯。白老寨主心中暗想：「白俊真能犧牲，竟將這樣貴重之物取來。」白老寨主哪知道自己兒子與銀龍結為金蘭之好？雖然看著赤金盤兒和那玉壺玉杯有點心疼，也就說不上不算來。口中說道：「少鏢頭初次到敝山寨，無物可贈，權將此物贈與少鏢頭，聊表微意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「既蒙優待，又加厚贈，在下實不敢受。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此不過是紀念品，萬勿推辭。」老寨主說著話，又叫大少寨主取些零玩物，大少寨主取了些貓眼、璧璽、翡翠之類，用一個木質茶盤兒托著，叫道：「蕭少鏢頭，此不過是玩物，能值幾何？老寨主之諭，豈可違拗？」大少寨主勸銀龍，叫銀龍收下，二少寨主暗中用磕膝蓋推銀龍的大腿。蕭銀龍杏核眼一轉，心中暗想：「不要白不要，反叫我二位仁兄不願意。我既然要，便撿好的拿，別看二哥你托的赤金茶盤，我還是不不要。」銀龍一伸手，取了一個翠班指，此班指猶如菜葉色兒一般，當中一條紅線。取過了班指，帶在左大拇指上，口中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的美意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不成敬意。」老寨主當時雙眉一皺，心中暗想：「一茶盤東西就是那樣值錢，他就拿去啦。此子不但識人，而且識物。」老英雄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少俠客，你要保重些。」又聽曹士彪哈哈一笑，說

道：「真是好小子！嘍卒們，拿一百錠蒜頭金來作為路費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實不敢收了。」曹士彪說道：「為何一樣朋友，兩樣待遇？吾哥哥送你班指，你怎收下了呢？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你有玩物送與少鏢頭些。少鏢頭奉公而來，若帶去許多銀子，豈不有嫌疑了？」曹士彪聞聽白老寨主之言，復又說道：「哪裡有甚玩物？」說著話忽然想起，由腰間取出一個金如意，約有六寸長，此物乃是壓囊的玩物，曹士彪遞與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以此物作為見面之禮吧。」銀龍剛要推辭，白俊向銀龍一使眼神，老寨主在座上說道：「少鏢頭，這是本山二老寨主一分敬意，收下為是。」銀龍這才伸手接過金如意。左手是班指，右手是金如意，面對曹士彪說道：「謝過二老寨主美意。」曹士彪哈哈一陣大笑說道：「好小子！爹是英雄兒好漢，不愧蕭杰的兒子。」銀龍將金如意放在兜囊之中，控背躬身對上面說道：「謝過二位老寨主，在下就此告辭。」白老寨主吩咐白義、白俊：「你弟兄二人，仍用二十隻船相送。」又吩咐：「拿我的令字旗，告訴他們，無論本山的頭目與嘍卒及來賓人等，如有阻攔少鏢頭去路者，將人頭割下，掛在船桅上號令。」銀龍又抱拳謝過老寨主，白義在前，蕭銀龍在當中，白俊在後，出了中平寨。傳出號令，二十隻戰船，鼓號齊鳴，九龍山群雄沒有不暗中佩服銀龍的。品格下賤的賊，俱各氣憤不平，然而可不敢言語。

三位英雄出離了東垂花門，順東北漢白玉台階而下，下了中平寨，奔前八寨，處處都有寨主與嘍卒把守，二少寨主一現令字旗，俱各垂手而立。離了北山口，來到河坡，二十隻船上，眾嘍卒垂手侍立，請三位少英雄上船，鼓樂喧天，好不熱鬧。

三位小英雄共上一隻戰船，船頭上放著大六人桌，三位俱都落座。第一通作樂已畢，二少寨主吩咐開船，嘍卒們哪敢怠慢？

搖槳檣，奔竹城而來，出離了竹城一里多地，到了裡閘口，閘口上有一百名嘍卒，隊伍甚是整齊。二少寨主展開令字旗說道：「守閘的頭目，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，送蕭少鏢頭出去，急速開關！」嘍卒頭目大伙一看，令字旗招展。闔山的寨主與嘍卒，無論大小人物，沒有不敬這桿令字旗的，守閘的嘍卒頭目吩咐嘍卒，趕緊絞起千斤銅閘，二十隻戰船魚貫而行。此時蕭銀龍留神詳細觀察，弟兄三位喝著茶，銀龍問道：「二位兄長，此閘是風磨銅打造的嗎？」二少寨主答道：「非也。裡面是木頭，木頭之外有鐵板，鐵板外是風磨銅葉。」銀龍問道：「二哥，這道閘門有多大分量呢？」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不到兩千斤。」

說著話來到二道閘口，令字旗一展，仍然開關。銀龍問道：「這道閘口有多重的分量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千斤有餘。共合十二道閘口，裡外兩道閘口俱都加重，約有兩千來斤；當中十道閘口，俱都是一千來斤重。裡外二閘各一百名嘍卒把守，當中十道閘各三十人把守，俱都弓上弦刀出鞘，晝夜防範。兵刃俱都是七股漁叉，鐵蒺藜錘。」蕭銀龍一看，鐵蒺藜錘的錘頭俱都有飯碗大小。弟兄們談著話，過了十一道閘。來到了外閘口，三位英雄坐的這只船，停在閘口南面，等候那十九隻船。

工夫不大，十九隻船俱都來到了，船頭向東，二十隻船雁排翅排開，北面十隻，南面十隻。二少寨主遂吩咐開關，二十隻船出了十二道銅鐵閘，船上的嘍卒急忙立桅拉棚，鼓樂齊奏。弟兄三人在船上喝著茶，有童子在旁伺候。真是波浪濤濤，浪花飛起多高，天未及午時，已看見東河岸。來到碼頭，弟兄三位吩咐將船攏岸，嘍卒下錨，搭跳板，按扶手，弟兄三位下船之後，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的嘍卒頭目，無事不許下船。」眾嘍卒答應，弟兄三人棄舟登岸，蕭銀龍抱拳躬身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，送君千里，總有一別。」白俊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相送，這乃是老寨主的吩咐。你我弟兄的私情，愚兄必須要護送一程，尚有要言相告。」二少寨主又叫道：「嘍卒，奏樂三通！」船上鼓樂齊奏，大少寨主與二少寨主向東南相送，送出去有半里餘地，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。」白俊叫道：「三弟！你乃是明白人，子不言父過，古有明訓，劣兄豈敢言父過？家嚴平生未做過錯事，惟有這一場事，做得太不合乎情理。賢弟你乃明白人，盜印之人與我父子並非甚近之友，黃金印自到九龍山之後，鬧得我們家務不和。古人云，順天者生，逆天者亡。別看九龍山兵多將廣，邪不能侵正，康熙聖主乃是有道的明君；欽差大人是清如水明如鏡，清廉正直的人；再說你們爺們俠肝義膽，濟困扶傾，誰人不知？不想今日九龍山助桀為虐，如此行為，焉能長久？我父子早晚必敗，事犯公堂。賢弟你是原辦，那時節多多的照應。但願以和平瞭解，勿動干戈，實為愚兄的大願。」銀龍叫道：「二位兄長放心，但能和平解決，總以和平為上。萬一兩造失和，動了干戈，倘若九龍山失敗，小弟與三位老前輩，決不能叫白老寨主打官司。盜印之人我也明白八九分了，定叫他們去打官司，名正言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如此不枉我弟兄結拜一場。賢弟請吧。」